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一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八〇期（zk1906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及其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邵 瑜
【史海钩沉】	历史，岂能忘却？	蒋世信
【荒诞岁月】	钢琴的故事	黄安伦
【劫后反思】	坚定而艰难的一步（下）	孙怒涛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及其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忆向达伯伯和伯母

• 邵 瑜 •

向伯伯——向达先生，生于1900年2月19日，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1966年11月24日含冤逝世。2010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介绍说：“向达，中国历史学家。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5—1938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长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译著的论文与专著达100多种，重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蛮书校注》等。”

我父亲邵循正，1909年出生，1973年去世。上述同版《辞海》介绍：“邵循正，中国历史学家，字心恒，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933年获清华大学研究院史学硕士学位。次年留学法国和德国，研究蒙古史。1936年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通晓英、法、德、意、俄语，学过古波斯文、蒙古文，对蒙古史、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资产阶级诸问题深有研究。著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等。合著有《中国史概要》、《中国史纲要》。我父亲还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曾主持点校《元史》。

我父亲与向达伯伯从在西南联大共事时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父亲对向伯伯的人品、学问一向非常钦佩，但我母亲和向伯母却没见过面。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们都搬到燕南园，我家住52号，向伯伯住66号。父亲带我们去拜访邻居，母亲和我才第一次见到向伯伯和向伯母。

父亲介绍我母亲姓郑，向伯伯大笑，指着向伯母对我母亲说：“你也姓郑，她也姓郑。你们两个五百年前是一家。”向伯母说：“太好了！我正愁在北京没有亲戚，无处走动。这下有个本家了，我们认了姐妹吧。”虽然没有换帖，没有“拜把子”，但以后她们两人确实很亲密，情同姐妹。

五十年代初，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什么都学苏联。记得有一天，向伯母来说：乐黛云老师有一件布拉吉她很喜欢，问母亲能不能给她照着做一件。母亲答应了。向伯母就买了一块天蓝色的府绸，并借了乐黛云老师的布拉吉做样子。母亲给她量了尺寸，做了一件一样的。向伯母试穿很合身，非常高兴，说：“我也可以时髦一下了。”过了两天，向伯母气呼呼地来说：“你看那件布拉吉我穿着多合适，觉明（向伯伯的字）不许我穿。”母亲问为什么，向伯母也不知道，反正向伯伯就是不许她穿。

我们家搬到中关村三公寓后，两家还是经常来往。父亲到系里去，常顺便就弯向家。向伯伯有时来我们家，我们也一起到政协礼堂去过。向伯母也来过，但从燕南园走来再走回去，对她来说不是很轻松的事。

父亲很少自己领工资，常常是中午回来对母亲说：“系里发工资呢，你下午去领一下。”有一次母亲忍不住问：“你看见发工资为什么不带回来，叫我下午再跑一趟？”父亲说：“年轻教师在排队，我去了，他们客气地让我先领。他们有家务事，要买馒头，接小孩，我先领就会耽误他们的时间。我们家也不等我工资买米，我们晚一点领没什么关系。”母亲每月去领工资，往往顺路去看向伯母。

有一次，向伯母兴冲冲地来了，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张一寸的标准像照片，说：“二儿子在陕北当兵，找到对象了，这是照片。”我也赶快凑上去看，可能那个照相馆不太好，照片小，看不清。可是向伯母还是高兴极了，小心地把相片收起来。后来他们结婚了，怀孕了，向伯母都要细细地告诉母亲，与母亲一同分享她的快乐。再后来，她儿媳妇来北京生孩子，满月时我们去道喜，看见了她的儿媳妇，瘦瘦高高的，有点腼腆，光笑不说话。孙子是向伯母带大的，向伯伯亲自教他识字读书，两个人都极喜欢这个孩子。小孩四、五岁时，向伯母带他来我们家，对母亲说：“你看他像不像觉明？这个脸就很像觉明。”我才知道原来向伯伯摘了眼镜是什么样子。

我们两家一直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但我不知道向伯伯1957年还曾被打成“右派”。60年代初，我已上中学了，有一天向伯伯和父亲在我家客厅里谈话。我在睡房读一篇文章给母亲听，其中一句提到右派，母亲突然制止我念下去，并小声叮嘱我以后不许在向伯伯面前提“右派”和“反右”这些事，怕向伯伯听见伤心。我才知道向伯伯在1957年曾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由于父母对向伯伯的尊重，所以在我心目中，向伯伯一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

文革初期，父亲和向伯伯都被送到太平庄（在昌平，曾是历史系的“半工半读教改”基地）劳动，父亲因熬农药过敏被送回家后，每天都要到系里参加“二类劳动”。

有一天下午大约五点左右，父亲从系里回来，很悲伤地对母亲说：“向先生去世了，你不要做饭了，赶紧去看看向太太。”母亲立刻和我骑车去向家。

向伯伯家已分出一半给另一位教员住，屋里地上堆满了书，茶几和椅子四脚朝天放在柜顶上，光线很暗。听见我们进来，向伯母从屋里出来扑到母亲身上，两手抓住母亲的双肩放

声大哭。母亲扶她坐下，她一边哭一边告诉我们向伯伯最后的情况：他回来时已走不动了，勉强拖着腿挪到家。向伯伯帮他洗澡换衣服，看见他已浮肿到腰了。向伯母送他去校医院，以前看病的大夫都被批判了，当权的几个医生一见是向达就骂：“右派分子”，“反动权威”，不给好好看病，胡乱开点儿药就打发回家。向伯母想要向伯伯住院，他们不准，还骂人。

从校医院回家后，向伯伯躺在床上对向伯母说：“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向伯母哭问：“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向伯伯指着地上的书说：“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我死后你就卖书度日吧。万一你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找燕生，就跟燕生过吧。”燕生是他们的长子，在天津工作。这说了大约两天，向伯伯就含冤去世了。

母亲除了极力安慰她，劝她保重身体外，也没有能力为她做其它的事。向伯母很孤独，很悲伤。她的亲戚都在湘西老家，儿子们也不在身边，孙子也被送回孩子父母那儿去了。发生了这样的事，好像除了我们没有人去看过她。向伯伯的朋友大都在太平庄劳动，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才听说这件事的。我们从向家回来告诉给父亲听，他潸然泪下……

不到一个月后，向伯母来我家，告诉母亲：因为钱的事（我记不清是向伯伯的抚恤金还是抄家拿走的现款和存折）和系里的会计李 xx 大吵一架。李 xx 说什么，她说什么，一句句学给母亲听。我现在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向伯母的记性很好，虽然生气，但说得清清楚楚。过了几天，向伯母又来我家，说李 xx 带了些红卫兵到她家斗争她，把她拉到家门口批斗，围着她家喊口号。我父母真是替她捏一把汗。

后来，向伯母被赶出自己的家，给了她四公寓的一间房，让她搬去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向伯伯的书被堆放在原住处大门口的一间小屋里。我们都觉得这与她和李 xx 吵架有关，是李对她的报复。向伯母常去看那些书。因房子漏雨，她怕把书淋坏了，用塑料布把书盖上。四公寓离我家比较近，母亲常去看向伯母。向伯母去海淀时，回家路上也会来我家歇歇脚，赶上了就在我家吃顿中午饭。当时真是没得招待，记得有一次最好的一道菜就是一碗笋豆。

1967年6月，因周总理点名（另一说是毛主席点名），父亲去中华书局标点（给原来没有标点的著作加标点符号）《二十四史》。他向中华书局提出向伯伯有一部洪武版《元史》，要中华书局借来做标点《元史》的样本。燕生大哥回来取书，小屋里书堆得很乱，他找到一部《元史》就交给中华书局了。父亲拿到书一看不是洪武版，中华书局又去找向伯母。向伯母非常生气地来找父亲，说给的就是洪武版，怎么会不是？后来，还是燕生大哥回来解释：是他拿错了，他不知道有两部《元史》。

同年秋，有一天向伯母又气又急地来说“书丢了”。当时她两手直抖，欲哭无泪的样子，几乎语无伦次。母亲安慰她，半天才弄明白，小屋的门被撬开，书全被偷走，一本也不剩。父亲大惊，因为向伯伯的书极为珍贵，其中不乏善本。父亲怕是红卫兵“破四旧”，把书给烧了。他向系里汇报过此事，但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后来从小道消息得知：是“中央文革”派卡车来拉走的。我们都很惊奇，“中央文革”是怎么知道向伯伯的书在那个小屋？并且一来就说什么中央首长百忙之中……奇怪！既然“百忙之中”，放着运动不搞，要这些“封资修”的书干什么！

自从1966年9月我们家被抄后，父亲就被扣了工资，每月只发一人12·50元生活费。父亲去标点《二十四史》后，又改发每月150元，不知是工资还是生活费。母亲过日子一向很有计划，钱发得再少她也不敢全用完，总要留下一点，以备万一。

春节前父亲问母亲：“你手边有没有存一点钱？”母亲说：“有近100元。”父亲说：“向太太没有生活费，就靠燕生每月给她15元，生活很艰难，书又丢了。你拿50元去，送给她过年。”母亲立刻从一只旧棉鞋里拿出50元，去看向伯母。母亲回来说：向伯母眼睛不太好，看不清楚东西。同住的人又欺负她，她常受气。

农历一月底或二月初，向伯母来看母亲，戴了一副茶绿色的墨镜。母亲问：“你眼睛怎么了？为什么冬天戴墨镜？”向伯母说：“差点瞎了。你送我50元，东语系一位教授送我30元。春节前两天我突然看不见了，就拿了这80元钱一路摸到北医三院。医生一看就让我马上住院，说再晚一点就瞎了。我眼睛里起了泡，医生给扯了，又长，又扯了，一共长了三次，扯了三次。80元都花了，总算保住了眼睛。燕生给我这副眼镜，说是出门戴上可以遮住阳光。果然是戴上好得多。”事后父母感叹，本来是想送点钱给她过年，没想到是送给了北医三院。我们都明知道是因为丢了书，又气又急，所以差点瞎了眼睛。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燕生大哥调回北京，想办法和别人对换房子，把向伯母搬到他家隔壁门的楼上住。母亲去看向伯母，她还是跟别人合住一单元。因为她眼睛不好，燕生大哥怕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不让她自己出去。每天燕生大嫂做好饭，燕生大哥送来给她吃，顺便看看她，帮她做些事。母亲曾说可惜太远，公交车又太挤，不能常去看她。我不记得母亲去看过她几次。向伯母很闷，身体也不好，不久就去世了！

1970年后，父亲第二次去标点《二十四史》。有一天从中华书局回来，对母亲说：向伯伯的书是康生拿去了。母亲说：“既然是康生拿去了，他也该算点钱给向太太呀。”父亲哼了一声说：“分文不予。”那是向伯伯留给他老伴维持生活的唯一财产，康生巧取豪夺，害得向伯母贫病交加，晚景凄凉！从此父亲对康生恨之入骨。虽然当时康生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但是父亲鄙其为人——一个位高权重，道貌岸然的偷儿。

2018·07·13

〔作者简介：邵瑜，女，1948年1月4日出生。1955年入北大附小，1961年入北京101中学，1964年入人大附中。1968年到山西省汾阳县插队，1972年因独生子女政策回北京。1974年被分配到海淀区洩水湖小学教初中班。1979年北大落实政策，邵瑜调入北大历史系做资料员，后考入北大图书馆系函授大学。1981年随夫到美国陪读，1994年参加美国地方公务员考试，在佛罗里达州布瓦罗郡做了21年公务员后退休。〕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 【史海钩沉】

历史，岂能忘却？  
——记谭厚兰的滔天罪行之一“曲阜讨孔”

· 蒋世信 ·

一、“文革”“首长”面授机宜，纪念碑前讨孔誓言

1966年10月，红卫兵师与校筹委会宣布解散，“井冈山红卫兵”接管和控制了北师大的一切权力，谭厚兰春风得意、踌躇满志。10月下旬的某一天，谭厚兰在红旗杂志社受到了戚本禹、林杰的接见。林杰问谭厚兰：“最近师大运动的形势如何呀？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谭回答：“形势大好，就是接待外地红卫兵的人手不够，有些忙不过来。”“这没问题，发动全校师生搞接待嘛。”接着林杰话入主题：“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1〕戚本禹说：“讨孔任务是无尚光荣的，尤其师大讨孔更有时代意义，这是要功彪史册的；你看康老（注：康生的代称）还特意让我给你带来一张图，是他想了三天三夜，画出的孔府孔庙孔林的印象图。他明确交代，‘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2〕”林杰又谆谆告诫：“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3〕讨孔的任务交给北师大，让谭厚兰受宠若惊，她激动地说：“我们去，我们一定去！（同〔1〕）但我有个要求，为了更好的鼓舞士气，请林杰同志给我们做一次战前动员。”林爽快地说：“这没问题，时间由你确定。”

11月2日，红旗杂志的笔杆子林杰来到北师大的新二教室，面对近二百名的“井冈山红卫兵”骨干做了“曲阜讨孔”的动员报告，大意有如下几点：

（1）“五四”运动第一次喊出“砸烂孔家店”，但不彻底。今天我们要亲临战场，彻底砸烂孔家店。

（2）儒家的要害是“中庸”，就是调和就是投降，孔孟之道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让我们革命小将将“孔孟之道”砸它个稀巴烂。

（3）你们去山东讨孔，可能会遇到阻力。你们要坚信：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

（4）到了曲阜，不要孤军作战，要注意发动和联合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谁敢阻挡讨孔就造他的反。

（5）国务院是最大的保皇派，什么“重点文物保护”的石碑都可砸掉，等等。

“战前动员”之后，谭厚兰们制订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等文稿，同时派出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11月7日在戚本禹、林杰的直接支持下，谭厚兰（总指挥）、董连猛（副总指挥）、王瑞龙（作战部副部长）等人率领着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230余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亮相并宣誓：

万恶的孔家店，统治和奴役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它吸尽了无数劳动人民的鲜血，吞食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孔家店是一座吃人的“阎王殿”！

孔老二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制造一套反动的“礼教”理论，要人们服服贴贴，甘受奴役。

孔老二大讲“中庸之道”，企图掩人耳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他是折中主义的头号鼻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大辩护士！

孔老二似乎以教育为“专长”，但他主张“学而优则仕”“焉用稼”，使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剥削阶级培养忠实奴才和走狗。其实孔老二自己正是一切剥削阶级丧家的乏走狗！

孔老二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儒家的学说是反动的学说，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孔家店就是反动势力的老巢！

阳光灿烂，红旗飘飘，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广场中央，即将走向征途的战士聚集在这里向党宣誓、向毛主席宣誓：我们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高举革命的大旗、造反的大旗，向反动势力的老巢孔家店进军，彻底造孔家店的反；我们坚决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孔家店”彻底捣毁、砸它个稀巴烂，不获全胜绝不收兵！（4）

## 二、扎根串联建立联络站，大造舆论炮对孔家店

11月9日，谭厚兰、董连猛、王瑞龙等率领着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230余名乘火车到达曲阜。因事先电话联系，车站上早有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头头和代表们，列队站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在曲阜师范学院，谭厚兰马上召开各校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密谋和策划讨孔行动日程。12日下午宣告成立“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讨孔联络站”），谭成为联络站的当然第一领导人，并且为造舆论还创办出版了《讨孔战报》。（注：从1966年11月10日创刊，到后来有曲阜师院师生参加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等具体工作，直到1967年8月停刊，共出版了23期，《讨孔战报》为疯狂讨孔、大肆毁坏文物、炮轰国务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宣传和争取群众，连续几天，谭厚兰指派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的街头，到处演唱“讨孔”战歌：

孔家店阎王殿，  
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文化革命战鼓响，  
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  
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

孔老二大坏蛋，  
反动透顶阴魂不散。  
毛泽东思想红旗飘，  
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  
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  
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5）

在闹市区上演丑化孔子的活报剧，散发五颜六色的印有讨孔檄文的传单和漫画，墙上到处涂着“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砸烂孔家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揭发孔家店的罪行，举办孔氏罪恶展。谭厚兰们不失时机地到处制造“讨孔”舆论，为下一步捣毁孔府孔庙孔林不遗余力地做着精神与物质上的准备。

## 三、砸碑掘坟伤天害理，捣毁文物罪恶滔天

11月15日上午，在孔府门前聚集着北师大和曲阜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民众两千多人。在这里，“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谭厚兰和其他红卫兵头头分别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革命人民书》等文告（6），公然污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保护孔府、保护孔庙、保护“孔家店”、保护“四旧”，一句话就是“一切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他们郑重宣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会后，董连猛、王瑞龙等头头们带着红卫兵造反派挥动大铁锤，将国务院立在孔府大门西侧的石碑砸毁。砸碑，对谭厚兰们来说，意味着搬掉“讨孔”的绊脚石。随后，他们一鼓作气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标有“文物保护”的石碑也统统砸毁，并且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等处拉下匾额、捣毁塑像。（7）

11月20日，谭厚兰们又发表了洋洋三千字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中等学校、文教宣传机关、红卫兵战士、工农兵同志、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切革命同志们的《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

孔家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基础；  
孔孟之道是中国人民的大敌；  
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痛打落水狗；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  
打一场人民战争；  
深入工农兵，进行革命大串联；  
举行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的游行示威大会；  
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  
建立全国讨孔联络委员会。（8）

11月28、29日，在曲阜师院的操场上，“讨孔联络站”继续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各县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10万（同（7））。

首先谭厚兰讲话，诬蔑儒家思想反动，“孔家店”罪不容赦，谴责曲阜县委和山东省委的某些领导人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接着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再次宣读《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然后董连猛宣布：把牛鬼蛇神押上卡车，游行开始！等候在操场大门的红卫兵们，早就把孔庙大成殿的孔子塑像的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正前面的司机驾驶室的上，高大的头像上带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孔老二”三个字还被红颜色重重地打了个大叉子。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坐的是牛拉的木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后，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而且，这次陪着他的头像游街串巷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而是20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上画有红“×”的大牌子，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头像游街示众。

汽车驶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在曲阜城内的古老街道上缓缓行进，开道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不断反复播放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用喷气式状押着“牛鬼蛇神”的车上，红卫兵用手提式喇叭一一介绍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的

孝子贤孙”的姓名、身份与反动言行；车后还有大批的红卫兵列队随进，他们挥动着红宝书，也是不断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油炸孔老二”“彻底砸烂孔家店”之类的口号。街道两旁，站立着许多怀有不同心态的观看者，多是当地百姓。

游行完毕，向孔林进军，汽车开到孔林墙外的西南角，在小桥下面的小河沟里已经燃起熊熊大火，正焚烧着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斯义在兹”“生民未有”等各种历代的巨型木制匾额，同时烧掉的还有从孔府搜出来的价值连城的字画、古典书籍如装帧考究古香古色的明版《礼记》、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保存千百年的文物。（9）大火熊熊，红卫兵高呼着口号，游行卡车上的孔子头像也被掀到火海里一起焚烧。此时，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着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的“壮举”。

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早在11号就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10），谭厚兰们的所为是很有“底气”的。现在时机成熟了，他们一鼓作气、立即组织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向孔林的孔坟进军，扒坟掘墓戮尸扬灰，干着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坏事。墓前的那通高大的墓碑涂满了口号，红卫兵用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高音喇叭响了：“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只见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为了更快掘开墓穴，造反派还动用了雷管与炸药。

他们挖了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和近两代孔祥珂、孔令贻的坟墓。因年代久远，孔子祖孙三代的墓冢，虽下挖深深的坑穴，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倒是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槨中，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元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11）。孔祥珂、孔令贻是孔子的第75、76代嫡孙，也是在孔林掩埋的最后两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几个红卫兵从墓穴里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还保存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像撒了气的皮球瘪下去，在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师大的红卫兵们往树上系了绳子，将尸体一个个吊起来，然后对孔祥珂、孔令贻等进行曝尸批判。挖出的几具尸体挂在树上被裸露着曝晒了五六天，每天围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因光着身子太不雅观，后来被人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烧掉了。

孔令贻的儿子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1949年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年88岁。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共和其他党派一再邀请他来曲阜，都遭到拒绝。他那冷却了的心并没被“捂热”，寒透心的孔德成至死也未踏回故土，甚至连在北京任“终身制全国政协委员”的姐姐孔德懋也不愿意相见。

#### 四、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恶有恶报遗臭万年

谭厚兰们的“讨孔”丑剧终于落下帷幕，孔府孔庙孔林却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流传了数千年的宝贵文物遭到空前浩劫，此次大破坏名震中外令人瞠目；谭厚兰们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国家和民族的损失是巨大而难以弥补的，令人痛心。

1966年11月9日—12月7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在山东曲阜大造“孔家店”的反，29天中，他们毁坏文物6618件，烧毁古书古籍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甚至绝版书籍1700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1000余座，捣毁孔府孔庙孔坟。据后来的曲阜市统计：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



木，被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砸毁近千块。实际上，扒坟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亚圣孟子的母亲仉氏与孟氏族人墓地）、梁公林（孔子父亲叔梁纥与孔母颜征在的墓地）、少昊陵（黄帝之子、三皇五帝之一少昊的墓地）、东西颜林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曲阜城东的东颜林墓区是孔子弟子复圣颜回及其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林中有柏、松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平坟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12）。

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掘墓辱尸运动在全国发酵，刮起一场史无前例丧心病狂的“掘坟风暴”，历代忠良、名臣、学者、文人、志士如霍去病、诸葛亮、王羲之、魏征、包拯、岳飞、海瑞、于成龙、于谦、张居正、蒲松龄、史可法、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汝昌、康有为、秋瑾、武训、黎元洪、章太炎、赵登禹，等等等等，他们的坟墓无一幸免，均被挖掘荡平。可以说，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名的人，几乎都在1966年被掘了坟。

1980年5月，曾任山东副省长的李予昂去曲阜，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愤慨万分遂吟诗一首，并刻在残碑上：

万恶“四人帮”，十年逞逆狂。  
少昊像倾碎，鲁故城拆光。  
三孔大破毁，周庙受灾殃。  
贼罪臭万年，历史诛巨奸。  
首凶陈伯达，作侏谭厚兰。  
留此残碑在，铁证代代传。

1978年李先念副主席视察曲阜时说，“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

1968年10月，谭厚兰作为北师大政教系1966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地处怀来沙城）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勒令回到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里，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待，证实“文革”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1981年谭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允许回乡治病。1982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逝于老家湘潭。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恶有恶报，谭厚兰们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资料：

- （1）刘亚伟查阅谭厚兰的交代材料的记述
- （2）《台前与幕后》，赵惠中
- （3）刘亚伟查阅谭厚兰的交代材料的记述
- （4）《讨孔战报》第一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 （5）《讨孔战报》第二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 （6）《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张顺清
- （7）《讨孔战报》第三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 〔8〕《孔府大劫难》，刘亚伟（亚子）、王良（良子），天地图书  
〔9〕《孔子墓蒙难记》，刘炎迅  
〔10〕《讨孔战报》第三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11〕搜狐网《红卫兵女头领“文革”中疯狂砸孔庙》  
〔12〕《孔府大劫难》，亚子、良子，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作者简介：蒋世信，1946年出生，1969年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5年制）。高级教师，曾任北师大燕化附中教学副校长。〕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荒诞岁月】

钢琴的故事

• 黄安伦 •

我们到塞北张家口地区已两年了，但分配工作的事仍然遥遥无期。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群山，我不知多少次苍茫：这辈子还能搞音乐吗？

在一九七一年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月一度的宝贵日子到了：我和欧阳瑞丽（我当时的女友）从军垦驻地进城。当时，连队没有澡堂，每月进城洗一次热水澡就成了生活中的大事。

那天合当有事，走在张家口灰茫茫的街头，专业用品商店里的一架钢琴一下子就把我们吸引住了，赶忙一步跨了进去。站在这架簇新的星海钢琴面前，我不禁屏住了呼吸——我已经快忘记了自己有多久没有碰过这梦寐以求的宝贝了。

◇ 钢琴！钢琴！

我们这群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六八届的同学——大学与附中——是一九六九年下放到这里军垦农场的，属六十五军直属炮团。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被下放到河北省三个不同的地区，除了我们这塞北的六八届以外，还有天津葛沽及邯郸清风店两处。在音院任教的家父家母就在清风店那一处。学校所有教学工作全部停止，别说这整整三年没见过钢琴，自“文革”以来，大家早已与“样板戏”以外的音乐绝缘了。

自军垦以来只有一次例外，就是那天我听说附近一所中学里有架钢琴，于是赶忙跑去求学校的音乐老师，请他允许我哪怕只是弹一个和弦。不料他连碰一下都不准，而且还像避瘟疫一样叫我立即离开。后来才知道，周围老百姓都被通知要远离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因为“这是一帮反革命”。所以这次进城与钢琴相遇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此刻，我看着这架簇新的星海钢琴，心里实在百感交集。

没想到刚一伸手，同样的事又来了——售货员大喝一声：“别动！干什么的？”

也难怪售货员起疑，看看我当时的德行，人家不把我当土匪也难：旧狗皮帽下的一副眼镜却只有一条腿和一个完整的镜片——那是前一阵为抢救堤坝漏水，紧急中让同学踩的；沾满泥土的旧棉袄缺扣子，是用一根麻绳扎在身上的；那时生活虽苦，却也没忘记耍帅，特搜

来一双旧高筒马靴蹬在腿上；当日被踩碎的假门牙尚未修好，以至于一张口就多了个黑窟窿……所以，售货员到了也没有准许我碰那架钢琴，不过他总算把价钱告诉了我：由于琴盖上的一条撞痕——此琴折价为六百大元！

◇ 罪犯伸援手

兴冲冲回到连队后，立刻又发起愁来：哪里有钱呀？虽然我们算是“学生连”，每月有18块钱的津贴，比普通战士多，那也是仅够温饱而已，要买钢琴，门儿也没有！左思右想，主意来了：“找‘五·一六份子’陈邵华借！”（注：深挖“五·一六份子”是文革中一次整群众的冤案。）

整个“文革”期间，由于家父的“美帝特务嫌疑”，令我被一切组织拒之门外，没料到却因祸得福，我得以避开了一切文革的派系之争。此时我们连队和全国一样，正值深挖“五·一六份子”运动的高潮，我不仅被免去一切的嫌疑，反而被委以看管“五·一六份子”的重任。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同班同学王立、张力科和几个女生。

我们负责看管的所谓“五·一六份子”就是管弦系的学姐，大提琴同学陈邵华，她当时才二十三岁。部队给我们的任务是两项死命令：（一）严防她自杀（二）确保她健康。因为陈邵华身体很差，几次批斗中都当场昏倒，结果令我们大为紧张，只好对她实施了全天“无微不至”的看护和照顾，最后大家反而成为好朋友。由于她被监管，所以从来没有出过营房的大门，更没有过花钱的机会，这几年的津贴全存在身边了。

记得我向这位学姐开口借钱时，她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随即把六百元的现金送到我的手中。我惟有千恩万谢，并答应一定尽早还款。陈邵华反而说：“拿去好了，不急，反正我也用不着……”

◇ 李八瓣儿

钱有了，部队领导会答应吗？就算答应了，这里是部队营房，钢琴放哪儿呢？

我们的李连长是个高大英俊的壮汉，极豪爽，大家都很喜欢他。一次他向全连同学们训话，却因此得了个绰号。那次他讲到激动处，满脸通红，说：“想过吗？你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一颗汗珠摔八瓣儿地种出来的！”从此，他的绰号就成了“李八瓣儿”，李连长知道后，倒也毫不在意。

所以，这次我才斗胆，鼓起勇气跑到连部门口，按军规立正大喊：“报告连长！”李八瓣儿的回应也不含糊：“进来！”我敬礼后，说明了要买钢琴的事由，并要求连长让我“把钢琴运进连队”。

他惊讶得眼睛都瞪圆了：“神经病！黄安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吗？革命队伍敞开大门让你们进来，是让你们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灵魂的。你不好好‘广阔天地炼红心’，却要买钢琴？搞什么搞！”

我的台词早编好了：“宣传革命样板戏呀！没有钢琴，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就全浪费了。这不，咱们连如果有了钢琴，我就能给战士们弹《黄河》啦！”

李八瓣儿的眼光早已变成神往，兴奋得一拍桌子：“黄安伦，好你个小子！这样吧，你如果有种真的把钢琴弄来，我就一定给你找地方放！至于运琴的事，我这就报告上级，你进城先去团部。”我赶快立正敬礼：“谢谢连长！”“少来这一套，快干活儿去吧！”

这一下全连轰动，大伙儿奔走相告。我们连队地处张（张家口）宣（宣化）公路之间的一个小村子，叫沙岭子。从火车站到营房还有一段山路，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管弦系的小提琴同学许斐尼——即大钢琴家许斐平的哥哥——当时是炊事班长，动手的那天，他一拍胸膛：“这里的事我来搞定，你快去吧！”

当我和另一个同学姜大鹏（现山东音乐学校校长）赶到城里，团部早已准备妥当。团宣传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连长都告诉我了，这是宣传革命样板戏的大事！”他不仅给我派了辆解放牌军车，还调了四五个战士帮忙。一车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开到了专业用品商店。

◇ 汽车，火车，驴车

这次我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我带着战士们风风火火地跨进店里，着实把售货员吓了一跳。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破棉袄里掏出那厚厚的一叠钞票，神气地拍在柜台上：“这钢琴，我要了，把它给我打开！”

售货员赶快开锁，我也顾不上围过来看热闹的人群，就一屁股坐了上去。

钢琴呀，久违了！

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轰鸣，当即在这塞北古城响彻云霄，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列宁最喜欢的革命歌曲！”我边弹边这样告诉大家。

姜大鹏一扯我袖子：“快走！”大伙儿赶快把琴抬上军车，直奔张家口火车站。车还未停稳，姜大鹏早已纵身一跃而下，冲进了站长室。

开始，站长对他提出的要求都表示爱莫能助：“免费？这是国家财产！就算我准了你们，车厢也放不下这么个家伙……什么？延长在沙岭子的停车时间？你想破坏国家铁路运输呀？”姜大鹏搗动他那如簧之舌：“站长，您听，车站里正广播什么呐？对啦，《钢琴伴唱红灯记》！可咱张家口还从来没有演出过这些样板戏呢，是不是？部队下这么大力量帮我们把钢琴都运到您跟前了，还不是为了大伙儿早日听上钢琴？您只要帮上一手，不瞒您说，咱们张家口‘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大高潮，就将从您这儿掀起来啦！”站长一拍大腿：“中！！”当即抓起电话，调整了沿岸线各站的时间表，把在沙岭子站的停车时间由原来的一分钟延长到五分钟。一声令下，火车头“哼吃哼吃”地拖来一节空的货车厢：“搬吧，别误了时间！”

军车上的战士们一阵欢呼。姜大鹏得寸进尺：“报告站长，还有一事相求。”“你还想怎么着？”“麻烦您电话通知我们连里，大伙儿好接车呀。”“行！”“谢站长！”

姜大鹏一拱手，我们早把钢琴运上了车厢。谢别了站长和战士们，列车一声长啸，轰隆隆地向沙岭子飞驰而去。

列车刚到沙岭子，我就听到欢呼四起，好像过节一样。一探头，好家伙，全连百十来号人早把这小小的山村火车站挤满了。许斐尼驾着他们那炊事班的驴车停在最前列，正向我招手。人群中还有今天的大导演滕文骥、郑洞天、徐庆东等众哥们儿。我只记得车刚停下，成百条手臂就像树林子一样伸了过来，我还未反应过来，钢琴已经像个水面上的火柴盒一样漂了出去，稳稳地放在了驴车上。

许斐尼一鞭子抽在驴屁股上：“驾！”歌声，笑声四起，大家像节日游行一般簇拥着钢琴走上了回程的山路。许斐尼继续以鞭子抽驴屁股，说：“这匹小坏蛋，差点误了我们的大事——路上碰到一匹母马，这小坏蛋就再也不走了，鞭子抽也不走，只是在那里叫，直到那马车过去……”大家哄然大笑。

驴车一直拉到连部门口，大伙儿把我推了进去。

李八瓣儿连长早已等在那里：“好小子，你有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去，那里就是你的琴房。

而邯郸清风店方面，部队则截获了我给爹妈要钱还帐的信。那里领导在大会上批判：“有人破坏深挖‘五·一六运动’，纵容子女买什么钢琴！”在他们把信拿给家父看时，家父在领导面前骂了一声：“混帐！”其实是心中暗喜，很快就把钱给我汇来，还给了陈邵华。

不久，别的同学又搞来两架钢琴，其中朱小玫的一架缺弦，大家索性用钢丝代替。电影学院的同学则想方设法展开学习，而管弦系的同学早已练起琴来。虽然分配工作仍然遥遥无期，但自“文革”以来，大家总算第一次全面恢复了业务。

我们信誓旦旦地向李八瓣儿连长保证“这钢琴只奏革命音乐！”其实，什么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巴赫……早已全面“复辟”了。难得连里对此一概视而不见，我真要一辈子对李八瓣儿感恩戴德。只有一次，营里来视查，那天我正在大弹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几个军官突然开门进来：“弹什么呢？”“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好好练！”“是！”

◇ 山沟里的音乐会

我这“第一架钢琴”的故事一下子传了开去，葛沽、清风店方面立即跟上，大家各显奇谋，也纷纷把钢琴弄到了部队。在清风店的郑小瑛老师甚至组织了一个交响乐团，在部队演奏了《黄河》。

一个意外收获是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始料未及的：经过这些年的艰苦磨难，大家都对音乐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生活的体验使我们都领悟到音乐经典曲目中最隐密的内涵，这些在学校是绝对学不到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小的音乐会。为了这场音乐会，瑞丽借回北京看病之便，用扁担挑来一大堆书谱，大家赶忙手抄分谱准备。到了那天，再把我的琴和朱小玫的搬到一块儿。男生们负责到附近村里搞来肉和几只鸡；女生们则大显身手，升火造饭。记得一大锅红烧肉，都是用我那粗铝脸盆烹制的，酒也备好了。外面白雪皑皑，里面炉火旺旺地生起，肉香四溢……总之，大家把李八瓣儿拨给我的“琴房”挤了个满满腾腾。

先饱餐一顿，然后几两黄汤下肚，音乐会开场了。

这场塞北山沟里音乐会的曲目可不含糊：朱小玫弹了她拿手的巴赫，我和王立各砸了一段老柴和老拉，姜大鹏用他的长号奏了一段《弥赛亚》，张力科（现在蒙特利尔乐团）奏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而老柴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则是由“邈邈臭”庄惠南和“老狼”余富华拉的，然后是鲍罗丁的《弦乐四重奏的》及老柴的《如歌的行板》……

当瑞丽奏起贝多芬的《月光》时，忧郁深沉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屋子，大家都陷入了沉思，火光映红了面颊上的泪珠。

我知道，从此，谁也再不能把我们与音乐分开了……

□ 来源：《二闲堂》网站

~~~~~

【劫后反思】

坚定而艰难的一步（下）  
——我与樊思清的短信、邮件、微信往来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9 0 6 c）

三、试探

孙怒涛 2 0 1 4 - 0 4 - 0 3 1 1: 0 1: 2 8

樊思清：你好！

昨天收到你寄来的书，有意外，很惊喜，也喜欢。看到了你夹带的短信，十分感谢你的厚礼及其中的深情厚谊！

我一定好好拜读，一定！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可能要再过一年才有读书的闲心。

为什么？这就要我向你汇报了：去年我的回忆录出版以后，紧接着在主编“清华文革回忆反思文集”。我自认为这是一件有点意义的有益善事，也得到了不少校友的支持和响应。有应邀做文集顾问的，有积极撰稿的，有帮我约稿的，有出谋划策的。一年下来，已有不小进展。预计年底或明年初将正式出版。

传上征稿启事，你从中可以了解到文集的宗旨和大致概况。

有心向你真诚约稿，不知你意下如何？

顺颂春祺！

老孙

2 0 1 4 年 4 月 3 日

樊思清 2 0 1 4 - 0 4 - 0 4 0 2: 1 3: 5 1

马上 2 0 1 4 年清明节来临。面对被我亲手害死的朱玉生同学，我为他再次默哀！

整个苍穹弥盖我顶，永远无比沉重。

寄去的两本书是有关哲学方面的。来不及看还是应该稍微翻一翻，因为其中的哲学观点对你编辑书籍肯定会有帮助和添点彩。因为哲学是万能的。

有关您说的“约稿问题”，我的确还不能参与。理由太复杂，理还乱。

我们班清华大学动力系量零班2014校友聚会定在2014年9月金秋时节。4月份我不去了。但是北京的同学还是要聚的。

孙怒涛 2014-04-04 22:17:16

樊思清：你好！

确实，哲学能改变人的观念，对于做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相信对文集编撰也是有益的。只是，现在我每天陷于事务之中，没有精力再读这样的好书了，有点遗憾。再过一年，虽然已无“学了就用”的机会，总结教训也是好的。呵呵。

你不想写稿，当然有你的理由。尊重你的意愿。

今年是1964级的入学50周年，校庆的主力军，在北京有盛大聚会。你要是不去，可惜了。金秋参加班聚会，更有意思。

祝春安！

老孙

2014年4月4日

樊思清 2014-04-05 02:07:39

老孙：您好！

看了！谢谢！

你可以放心。

通过与你的对话，从现在开始我自己将更加珍惜自己今后续成的历史。

行动本身就在续写。

孙怒涛 2014-04-13 21:49:09

樊思清：你好！

我想了好久，还是想给你写这封邮件。如若打扰，请你原谅。

从你前面的来信中，你有点强烈的想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你在无时不刻地忏悔，以各种形式在赎罪。

2、你内心深深的愧疚成了沉重的包袱。你渴望走出历史的阴影，但是，你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阴影。

就一般而言，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你对自己要求很严苛。可是，真要你做得更多点，你又有许多顾虑。于是，你始终处于纠结之中。

我在一年多前曾经看过一个令我震惊的视频，我附录于下：

红卫兵张红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http://v.ifeng.com/vblog/news/201303/2353a40c-de37-4af6-a7f8-f1f71ba1fc3f.shtml>

张红兵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响在我耳边！

从法律意义上说，张红兵不是凶手。但他永远不能饶恕是自己把生母送上了断头台。

他没有谈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件有失天良的恶行公开。谁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是自愿这样做的。

客观效果起码有两个：

一个是我感受到的：真正的凶手是文革！是发动文革的那些人！是制造了文革的这个体制。张红兵一家悲惨的故事为文革的反人类、反人伦做了最形象的注解。

另一个是我猜想的：张红兵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自己、解脱自己。否则他的内心世界将会崩溃。现在他终于可以坦荡地面对人生，面对未来。

对张红兵，除了佩服他的勇敢，只有同情和痛心。没人会对他指责，他和他的母亲都是文革的牺牲品。

张红兵的血泪控诉，其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正面的。他以这样特殊的方式为自己赎罪，向母亲请罪，为社会作一点特殊的贡献。

没有人能像张红兵那样具有非凡的勇气走出这一步，也不应该要求良心亏欠的人都走到这一步。

我深知，要你自己写文章公开自己曾经的恶行，公开表示忏悔，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理解你不能写稿。

我最近在想，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形式，或许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能达到深深地忏悔一次，之后轻松地、积极地拥抱未来的目的。

这换一种形式就是由我对你进行采访，向你提一些问题，你来如实回答（你不便或不想回答的问题可以不回答）。之后，由我写一篇对你的访谈录或者印象记。

我准备把这篇文章刊登在文集上。

我要发表的所有文字都会请你审阅，经你同意。但是不会写上“已经本人审阅”这句话，以便你有回旋的余地。

我认为以这样的形式，既把你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把你的心路历程，把你的忏悔赎罪，把你现在的所想所思，总之，把你想说的一切话，通过我的文字表达出来，同时对你的压力会比较轻，对亲友的影响会比较小。

我的这一建议，请你予以认真考虑。

我再传上一篇已经录用的纪念谢晋澄的文章。谢晋澄的去世，给他的家庭（这家庭其实只有他父亲一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我看了文章，设身处地地想想谢晋澄的父亲，心里难受极了。

你如果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愿意公开地对朱玉生的父母说一声对不起，虽然他们是听不到了，但对他的家人是一个迟到的精神安慰。能直接为受害者做点好事，作些弥补，善莫大也！

祝你春安！

老孙

2014年4月13日

（他谢绝了我的约稿邀请，我不能再强求，我得尊重他的意愿。但是我又有不甘心的。经过几天的思考和缓冲，我提了上面这个后退一步的方案，看看他能不能接受？）

樊思清 2014-04-15 02:44:33

老孙，您好！

刚刚看到来信，现在还无法回答您。

首先得感谢您的感召之恩，我心萌良意但又时而纠结，没有备好。

我的原计划不是这样的。我的的确确有对众人有益的事情要做（我又不便把牛先吹出来），每天睡不着几小时；我在和时间赛跑。

我会找您联系的。一定会的。以上几句话，写了一小时。

啊！刚刚过了“414”，我脑子里还不是浮想联翩吗！祝

一切好！

樊思清 2014.4.15凌晨02:44

孙怒涛 2014-04-16 10:58:59

樊思清：

我回了这封信以后就不再写了，就等你考虑后的决定。

我在2011年宛平聚会上认识孙耘，之后一直有联系。我感觉他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尽管他与你有许多不同，但是相同点不少。他原来的包袱也很重的。后来，他与女儿谈开了，对校友谈开了，通过我的书对公众谈开了。每次到深圳都去看望罗征启，与被害人家属也谈开了。所以他能比较轻松而自信地面对现实，拥抱未来。



他早有想法写文章谈谈自己，公开表示忏悔，但是迟迟没有动笔。借着触动他的机缘，他苦写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一文。

冲破物理关卡需要雷霆万钧之力，冲破心理障碍可能更需要捅破窗户纸的勇气。

你有你的计划和打算，可以按你的继续做下去。

我对你的建议，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和平台，有可能是双赢的：对社会有益，对你自己也是利大于弊的。

当然，如果你权衡下来是弊多利少的，那就别做。我不希望我让你做的是一件实际上伤害你的事情。

老孙

2014年4月16日

樊思清 2014-04-17 02:06:44

老孙您好！

信收到并阅读了。下面写了一大段，都被删去。

对您早已相知，近日适才相识，而今对您之感召如此相悖；实为当初的我所料不及！如果说我家的大门一关就是一口棺材的话，我天天苟活在其中。

这事，天下之人都将知晓。

再见！

樊思清 2014.4.17凌晨02:07

孙怒涛 2014-04-18 16:46:01?

樊思清：你好！

从来信中感觉，我的建议出乎你的意料，你对我的印象越来越差。

对你，与我对其他的朋友一样，我不会勉强你，我会尊重你的意愿。你说你不想写稿。我没有再勉强你写。我建议由我来写你，你要是不同意，说一声，我就不会再提。如果因为我提了这件事让你心中不快了，我表示歉意！请你原谅！

另外，此前你我在邮件短信中所聊的，都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下话，我没有告诉别人，更不会公诸于众，你不必担心我会让天下人都知道。

你要跟我说再见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是愿意与你继续通信的，谈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即使再见，我也衷心希望你是带着愉快的心情与我再见的。

专致春安！

老孙

2014年4月18日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很紧张。没约到稿没关系，要是关系搞坏了，让他感觉受伤了，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樊思清 2014-04-19 03:45:42

老孙啊，您好！

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啊，一直没有停啊。

我写我自己，或，由您来写我，都要对公众，对社会，对公德，对良知有一份恰如其分的交代才行。否则就别碰。目前我还没有这个勇气和能力做到。那绝不是简简单单对朱玉生的亲人说一声“樊思清跪在你面前谢罪了”，就了结的事。我感觉应该实实在在地对众人做一件有益的事以后，再来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急急忙忙赶上这班车。

接受“良知的拷问”，相比“法律的审判”要艰难得多啊！

对您的人格我是绝对信得过的，正因为您是这种人，才会如是对待我。所以“公诸于众”的事是不存在的，误会了。我的本意是说“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是自己躲在家里苟且偷生”的！用不着任何宣传。

您知道我（上封信）那一段文字，写了改，改了写，真是艰难，上下两难左右不适前后犹豫总觉相悖。最后敲定“发送”时又犹豫几秒，敲过后自叹一口气。既发过后又反而悔思良久：我樊思清凭什么如此待见老孙！容我思索。

祝愉快不介意！

愚友 樊思清 2014·4·19 3:45

樊思清 2014-04-20 17:50:47

刚刚赶在邮局下班以前，我给你用“邮汇”方式汇去200元钱，请查收。意思如下：清华冶金系材料加工工艺专业的校友蒋××听我说起，他也想看看你的《良知的拷问》一书。他在天津工作和退休。为满足其要求，请您也寄给他一本《良知的拷问》。

他与我在多项工作中认识，后来才知道他是蒋南翔校长的亲侄子（蒋是他二叔）。

邮局快下班，汇款单上的“附言”来不及写就交了，所以我在此告诉您一声。

邮局说：汇款七天以内到达。

万一因为我的考虑不周，您不能寄书给他，则完全可以不寄，因为我只听他讲“想看看”，（为谨慎把事办成，办成好事）截至目前为止我根本就没有说要给他寄书去，所以我们都保有充分的回旋余地的。又得麻烦您去一趟邮局了，不好意思。祝

好！

愚友 樊思清 2014·4·20 17:48

孙怒涛 2014-04-20 10:12:14

樊思清：

我误解你的意思了，歉意！看来与你写得过于言简意赅有关，呵。

既然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好，那就不必赶文集这趟“班车”。

我理解并赞同你说的接受“良知的拷问”，相比“法律的审判”要艰难得多啊！“法律的审判”是强制的，被动的，本人无可逃脱。“良知的拷问”是自觉的，主动的，可以有多种选择。

要不要“拷问”，以何种形式，在什么时候，都是由个人自定的。

上次你曾说过你有一个自己的计划，但是又不想吹牛，没对我说。我很愿意听听你的计划，你想做什么样的“实实在在地对众人做一件有益的事”。底下个别聊天不算吹牛的。

老孙

2014年4月20日

樊思清 2014-04-21 03:44:22

事情没有办成之前，还是不说为好。

2005年4月校庆，蒯大富要孙耘通知我，想单独找樊思清谈一谈。我打电话给“土联动”王××，他开自家车把我送到老蒯那里。我们三个人（蒯，王，我）在一个食堂包间里谈了90分钟。除了我打电话接通了吴慰庭，让他把社保解决情况说给蒯听占用了十来分钟外，主要就是我对蒯讲解“如何调节新陈代谢的问题”。

（这里他写了近四百字对“养身之道”的“养”字的不同看法。略去。）

我去过江西鲤鱼洲，得过血吸虫病，1979年查出来的。当时有人对我说回去找清华。我没有去，而是通过自己的理念和一套方法，硬是把血吸虫病搞掉了。我得过糖尿病，也是自己调整过来了。我还得过腺性膀胱炎和前列腺炎（当时两病搅在一起），又被我用我的理念和办法整治过来了。当然，疾病在某一个个体上被整治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但是通过实践求真是对的。那样才能掌握或部分掌握自己的健康。

我们不要去说“寿命”二字，因为那包含了“命”字，就有“命里注定”的意思。

我们要说的是“寿期”二字，那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而对自己的寿命可以有了“预期”的或“部分预期”的含义。

我们不要说什么“养身之道”，因为“养”是“养”不好的，唯有在一定条件下予以刺激，用实践去探结果才对。

我可以写出来，而且有能力用英语翻译出来。但是这仅仅是文字，远远不够，谁都可以说出来。必须有硬件，有器械才行。这就是我从小工厂里爬出来的人，掌握了各种制造工艺后，所具有的与“大企业”，“大机关”，“大院校”出来的人的不同之处。

要知道，以上“三种病”（小虫病，糖尿病，60岁以上的前列腺炎），不像“三种人”，那是终身带帽的啊！

今天就说到此太晚了。我基本天天晚睡。

樊思清即日凌晨3：45

孙怒涛 2014-04-22 14：21：51

樊思清：

昨天一直中雨，不便出门。今日雨止，赶紧去了邮局，办了两件事：

1、我已把书挂号寄给蒋××，估计一周内可寄达，请你通知他一下。

2、谢绝你的200元汇款。邮局说，不领取，三个月后自动退回。请你注意查收。

别的人来索书我都一律赠送，对校友我更不能收费。虽区区小钱，虽是你的心意，但此例万不可开。故退回，请见谅！

老孙

2014年4月22日

樊思清 2014-04-23 01：32：44

老孙你好！

只好“不如从命”了。

如此处理？我想我给你找的麻烦不少了。

新华书店应该可以买到此书，我去看看有没？

樊思清

孙怒涛 2014-04-23 12：28：16

这是港版图书，在大陆是不能上架销售的。新华书店肯定没有。

此书是专门赠送给真正感兴趣的朋友的。你帮我推荐给你的朋友，我很感谢！

2014年4月23日

樊思清 2014-04-24 02：01：51

老孙你好！

我明白了，只能给真正感兴趣的人介绍。

如果只是一般想看看，我可以借给我们班上的同学看。

樊思清 2014.4.24

孙怒涛 2014-04-24 20：58：23

（这封信里我写了对“通过实践求真”的看法。略去。）

你战胜了这三种难缠的疾病，真的好厉害！佩服！

樊思清 2014-04-25 01：11：02

老孙您好！

（1）我仍然在继续思考着我们之间的主要话题，而且作了一些笔录，这一点您放心。

（2）我不想多占用您的时间，去讨论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对于有子女的人来讲）我只提出一个标准：您应该保持能够基本生活自理的这种状态，直到您的子女达到退休年龄；这不是自私。为活而活的确没什么意思，我赞同您的观点。祝

好人平安！

樊思清即日凌晨 01：10

孙怒涛 2014-04-26 21：37：43

樊思清：你每天凌晨还不睡觉，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佩服！我现在 11 点前就要睡了，早上七八点钟才起床。没有什么锻炼。明知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只是随习惯驱使。

老孙

2014 年 4 月 26 日

孙怒涛 2014-06-23 11：03

樊思清：你好！

差不多已有两个月没有与你联系了。

文集的征稿已到“收官”阶段。下个月我就不再主动向人约稿了。

我思忖了半天，还是想再给你写封信。

就我所知，你是最敢于直面历史的人。

我曾请你写文章，或者我对你采访，你有顾虑，我能理解。

我想再退一步，如果我对你的采访在发表的时候，你的名字用化名，你不想公开的一些信息也进行技术性处理，尽量把可能会对你产生的干扰、影响或伤害降到最低程度，你能不能接受这一方案呢？

我感觉，（请原谅我说句不吉利的话）在你谢世之前，你应该公开说一声“对不起”，应该把你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这次文集是最好的机会。以后，即使你认为可以说了，想说了，但是没有更合适的场合了。

我感觉，你总想做点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以减轻你内心的长久的痛苦和愧疚。所以，你是好人，是个有良知的人。你如果能公开说一声“对不起”，那对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是别人不能比的，这是一件比其他善事意义更大、影响更大的大善事。

就文集而言，要说稿量，已经有 70 万字，足够印成两册了，不缺你这篇文章。但是我非常希望有你的这篇。因为这是一篇具有其他任何文章所不能替代的意义。

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建议，当然，我尊重你的最后决定。

专致夏安！

老孙

2014 年 6 月 23 日

（发出这封信以后，没有再收到他的回信。我猜测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所以就不回答了。于是，我也不再给他去信。

这一年，我要一篇一篇地约稿，要送顾问组评审，要综合评审意见与作者沟通，平均每天要回复的邮件有 20 封左右，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与他通信。

另一原因是，我约稿的原则是把我的诚意充分表达清楚，如果对方明确表示谢绝，我就放弃。别人不愿写稿总有他的道理。我不是那种锲而不舍或死缠烂打的人。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了要求，如果樊思清还是不能答应的话，说明他有很大困难，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还不能在此时跨越这关键的一步。我要理解他的难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等待。

2015 年 2 月，文集正式出版。

我在文集的前言中写道：“有些小群体，如高干子女、武斗中的枪手、派战中的打手、教职工中的推手，都未能约到稿件。”这里流露了我的遗憾和期待。

其时对樊思清，遗憾只是一点点，我更多的是对他的牵挂。我真心希望他走出阴影，阳光地生活。我为没能帮助他达到这一状态而内疚。

6月18日，我给樊思清快递了一套《历史拒绝遗忘》。我相信他会在这套文集感兴趣。

需要说明的是：等到他收到文集后才发现我一年前在2014年6月23日发出的这封邮件因邮箱原因他还没有看过，那就更谈不上回复了。而我误以为他不回复表示他不想再谈论这件事了。)

#### 四、重启

樊思清 2015-06-20 10:34:37

孙怒涛兄您好！

很久没有和你联系了，回到思想深处，感觉还是很有歉意！？

今天早上10点一刻，收到您寄来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特此告知。

上一次我也买了两本书赠送于你，可是这一次呢！先容许我说到这吧。顺祝

端午节全家安康！

樊思清 即日即时

孙怒涛 2015-06-20 11:55:27

樊思清：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

近一年多来没有与你联系，全是因为我的缘故。实在是时间太不够用，见谅。

送你一套文集，作个纪念。这套文集，倾注了许多校友的心血和厚望，是清华文革亲历者群体的集体创作、记忆和反思。

说句老实话，你赠送给我的书还没有看过。编完文集，我要好好充电了，包括你的书。

祝端午节安康！

老孙

2015年6月20日

樊思清 2015-06-21 03:28:18

谢谢你老孙！我很抱歉——我实在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来接受你的文集。

我知道你的时间是大大的不够用。一年多以来，我也是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家里面一些事情以外，主要是目前我还在上班。

我从北京被放出来以后，回到武汉父母身边，一直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劳动和自食其力直到退休。没有找过政府的麻烦，也没有回过头去再找清华大学的麻烦，而是完全靠自己正正规规的努力在生活着。

在此期间，我和我们清华的校友一起创办私营企业。结果我把这个企业帮他搞起来了以后，我不情愿地放弃了。后来我就下决心自己搞工程。

由于我们国家在法治环境的建设方面和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他人欠我60到70万的工程款，距今已经有8年之久。为此我请了律师，在武汉市法院起诉了他们，2014年的10月份这个判决下来了，我胜诉了。

目前这笔工程款正在追讨和执行之中。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这里面有猫腻——感觉到虽然我胜诉了而且《判决书》拿在我手里，但是款项还是执行不回来，似乎法官和被告之间有什么默契……。

我原来也产生过以下的想法（现在依然是这样想的，我坚持想这样做）：就是把这些钱讨回来以后捐给清华大学校友总会，由他们转交给朱玉生的亲属。可是这笔工程款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到位。今年，2015年的清华大学湖北省校友会召开的时候，我也想（就这个问题）去求助于他们的（例如湖北省常务副省长周坚卫是湖北省的校友学长，而且正好专管法制这一块），可是由于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不知道这属不属于对司法部门的司法行为进行了干预，所以今年这次校友会我没有采取行动。

同时，我也是在等待社会的法治环境不断地得到净化以后才开始采取行动。今年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和采取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性举措。我等待着那些法官检察官们在学习中提高，我等待着司法机关在司法作风方面的切实改进和改变。

再祝端午节愉快！

樊思清即日即时

孙怒涛 2015-06-29 13:53

樊思清：你好！

在绝大多数校友都已在家过着休闲生活的今天你还在上班，真的是凤毛麟角了，不简单！不过我还是劝你，如果你现在衣食无忧的话，给自己留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上班怎么着都是有压力的。

这部文集是亲历文革的校友们回忆的记录和认真的思考，值得你好好一读，慢慢细想。

尽管我对你挣钱想补偿朱玉生家人的想法很赞赏，但我不认为这是最佳的和切实可行的方案。

首先，这样做给你造成了太大的压力甚至负担，没必要。

你要捐给校友会代办这件事，估计校友会不见得肯做。

如果朱玉生父母还健在，这笔钱还比较容易处理，交给他父母就行了。要是他们都过世了，交给朱玉生的兄弟姐妹，弄不好，这意外之财带给他们的可能是（？）麻烦。这肯定不是你的初衷。

另外，胜诉了而拿不到钱的例子多得很。

前些天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曝光了一个案例：有一个（河北？）老百姓被诈骗了700万，深圳警方抓住了诈骗犯。后来经济庭出面找受害方，说要是诈骗犯坐牢，则款项就要不回来。要是撤诉，则可追回一半款项。受害方同意撤诉，诈骗犯放走了，而钱还是一分也没有要回来——原来是法院被告合演的一场骗局。这就是中国的法治现状，你能抱希望吗？

我还是建议你写点东西。这是你对社会独一无二的贡献，也是对朱玉生和他的亲人最好的弥补。

如果你认为现在发表时机还不成熟，你可以在若干年后甚至你百年之后再发表。

趁着你现在记忆力和精神都还可以，早点做这件善事。以后你力不能及了，想做也不能做了，那就晚了。

祝夏安！

老孙

2015年6月29日

樊思清 2015-10-2 14:11:51

祝怒涛兄永远安康！

一切都在不言中！

樊思清

即日即时在家中，整理文件中，思考中

孙怒涛 2015-10-02 14:41:44

谢谢你，樊思清！

也祝你和家人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请别过于劳累！

不知道你有没有开通微信？我这里有一个“清华校友人文茶馆”微信群，有不少你熟悉的朋友。如愿意入群我来拉你。我觉得与大家一起随意聊聊蛮开心的。

老孙

樊思清 2015-10-03 11:52:56

怒涛兄您好！

看见：“有不少你熟悉的朋友。如愿意入群我来拉你。”很是感慨，蠢蠢欲动！

（1）等我想透彻一些好吗？

（2）等我把（已经承诺朋友做的图纸设计）工作告一段落；好吗？

祝好人

健康愉快！

樊思清 即日即时

节约您的时间此话就别回复了！

孙怒涛 2015-10-03 12:15:12

退休闲人，我的时间都是消磨用的。

等待你。想入群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樊思清 2016-02-08 23:21:10

怒涛学兄您好！

樊思清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合家欢乐。

又过了一年，对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的确是经常想到你；不只是想到姓名外貌（书上的照片），更多的是想到你的精神你的思想，想到你在书里面表达的观点和谈话。

一年以来，我们班里也建立了“班级群”，而且在建群以后他们主动找到我，邀我入群。我在群里也把我和你交往的情况向同学们作了简要的介绍。班级里的同学都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我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是夹着尾巴做人——和在社会上一样，在班级群里的谈话是很低调的，对班上所有的同学我都抱着学习的态度。而且我在刚刚入群的时候就表示：对过去的事情我都能够理性看待，对现在的状况我很满足，对将来我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且深信自己一定能够正确处之。祝您全家

春节好！

樊思清 即日即时

孙怒涛 2016-02-09 11:37:49

樊思清：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好高兴。真的，比收到一般同学的来信还高兴。

知道你生活得很好，也到班群里与同学交流，我很欣慰。

过去的已经过去，让活着的人们生活得好一些，有意义一些，这是我衷心的祝愿。

我心里也一直惦记着你这位朋友和校友，期盼你走出历史的阴影，阳光健康地度过晚年。

我这里有一个校友群，可能是目前人数最多，人气最旺的清华老五届校友群了。已有149人。主要话题是时政和人文。常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气氛是平和友好的，再不是两派时那样的论战对骂。群友大多数是潜水旁观的。活跃的几十人每天几百个帖子（多数是原创），也够热闹的了。

如果你愿意来“清华人文茶馆”群，我热烈欢迎。你如不想说话，没关系，看看也好。群里有不少在海外的校友，他们的转帖都比较新而精，读了很开阔眼界。你不想用实名的话，用昵称也行。

今日初二，还算是在春节里。祝你：  
身体健康，新年吉祥，阖家幸福！

老孙

2016年2月9日

樊思清 2016-02-10 14:57:53

我表示愿意加入“清华人文茶馆”群。

〔2016-2-11 12:23 我与他成为微信好友并邀请他加入人文茶馆群。他匿名潜水着，感受着校友们思想交流平和友好的氛围。

附带说明：这个校友群在2017年6月后已经遭受了三次“风沙”。〕

〔以下均是微信〕

樊思清 2016-03-20 16:20

敬祝罗征启老师生日快乐！很敬重他！总有那么一天公开（如有可能）当面去庆祝。

孙怒涛 16:31

今天是罗老师的生日？我不知道。

但愿你的小小心愿能实现。

樊思清 16:31

会的，准备公开自己的一切。

孙怒涛 16:36

建议慢慢地一步步地公开。

你现在加入校友群就是其中的一步。

我支持你！

樊思清 16:59

但愿不要骂我：那个畜生！哎！

孙怒涛 17:08

我相信，大多数人对你是会鼓励的，赞许的，但也不能排除个别人会出恶语。所以，你的心理必须足够强大，才能面对各种言论。要是思想准备还不充分，宁可缓一缓。

我说一步步地往前走，既是自己适应的需要，也是给别人一个适应。

孙怒涛 2016-03-24 18:03

4·22将在北京举办文集聚会。尽管想低调，还是有90人参加。你要是愿意来，我非常欢迎和期待。只是你在武汉，有点远。

樊思清 00:09

好，我知道了，尽量来！到时候我会提前（至少十天）作决定的。其实我也期待！



## 五、突破

樊思清 2016-04-04 00:20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到了。我愿跪在朱玉生同学面前，向在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中被打死的人作忏悔！再次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不再作恶。

我是“三种人”里面的一种人，不够资格做几个代表。

在此我谨谨代表那些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整了人甚至于整死了人”，“害人而且甚至于害死了人”的那些人，向所有的被害者赔罪，跪在地上请求他们恕罪！

一切我今皆忏悔！愿忏悔使我身心轻安，灵智得以解脱。尽管已经受过刑事处分，但那仅仅进行了“一小半路程”，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事情。

世界之大，不管属于哪一种人，罪灭障除，方可进功修行。“文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众生祈求悟真，以免难消灾，仅防其重演。

（这是我与他交往两年多来，他第一次如此郑重而正式地表示忏悔。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可喜的重大的突破！他终于迈出了坚定而艰难的一步。）

孙怒涛 14:16

很赞赏你真诚的忏悔！

第一次见到你的正面照片，感觉你身体很不错，欣慰！

王嵩梅把你给她的信息贴到聚会专群里了，引起了热议。

我转发给你，供你参阅。

你若能来参会，最好。

要是不能来，写个书面发言稿，是个好主意。我非常欢迎！

樊思清 2016-04-12 02:04

我现在还决定不了能否参加？家里面的事儿比较麻烦！

（此处樊思清向我介绍了他正在处理的两件家事。略去。）

可是不管怎样，我在2016·4·17以前，一定交给您一个《书面发言稿》。

说句实在话，我原来想的仅仅是在“清明节”把我那个“下跪道歉”的《声明》发给校友——而没有想到还会有一个座谈会。我也不太愿意被别人议论成为“赶时髦”，“不真诚”。我原来的意思是一步一步来，让别人对我逐步接受。为此我考虑过多种可能性，甚至于包括“被别人很鄙视地，当面啐一口吐沫！”的思想准备。

孙怒涛 09:08

谢谢你告诉我你近期的实际情况！

我可以帮你作出判断的是：不要来参会，留在武汉处理那些你必须在场的大事。

我赞同你的一步一步来的方针。

做什么事，听从内心的呼唤。外界的因素，只能参考，不能从根本上被影响。

校友们对你的反省是欢迎的。谁鄙视你，必将被大家所鄙视。但就全社会而论，各种各样的议论都会有，何必太在意呢？

期待你的书面发言稿。这就是你的很扎实的重大的一步。

樊思清 2016-04-18 03:03

请见您的邮箱，我刚刚发的邮件！

〔他给我的邮件是篇很长的忏悔文：《直面我失落的人性》〕

孙怒涛 07：57

樊思清：

刚看完你的邮件。心潮难平。

确实，我一直惦记着你在凌晨三点如约发出的书面发言稿（估计昨晚你没怎么睡）。谢谢你！

同时我祝贺你勇敢地迈出了直面社会的关键一步！这也是你为社会进步所做的极为有意义的一件大好事！

聚会筹备组由吕述祖，王嵩梅，孙耘，陆元吉和我组成。这里有你熟悉的嵩梅和孙耘。我们会商量如何发表你的这篇文章。尊重你的意愿是我必须遵循的原则。

樊思清 08：58

我要谢谢您。的确兴奋失眠了。为了给您们争取较多时间，我匆匆忙忙就发了。其中有重复的内容没来得及细改。尤其是对您这位编辑过大作的“书者”，我的“作文”里各种问题只望包容。我的意见是由你来提示，最后定稿由我来修改，做成。用以反扣我本意表述的原本和不可替代性。

原谅我思想迟到，会议缺席。

樊思清 2016—04—19 03：22

我的全文最后一段是我考虑再三写的，主要想表达这样的态度：不管他人认同我也好，“挑剔”我也好，我只要不破底线，就守住了继续一直“忏悔”下去的权利。

一个只要神智基本清醒的人，他如果主观上要求忏悔，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那就是说别人的“挑剔”是不起作用的。

忏悔有个底线，就等于有了标准。国人之所以没有养成忏悔的习惯，就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不清。有的人自己不忏悔，还要对别人的忏悔说三道四。

那么，我们就制定一个标准，只要这个人不再重新作恶，也就捍卫了自己进一步忏悔的权利和机会。因为，不让人继续作恶就是我们的目的。

由此下去忏悔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从而形成社会上的正能量。

孙怒涛 10：06

公民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接受制裁以后回归社会，他依旧是公民，与其他公民享受一样的权利，履行一样的义务。

不作恶是每个公民的法律底线。

有过恶，受过制裁，还要不要忏悔？应由本人决定，别人只能希望，不能要求。

忏悔的形式是多样的。

不再作恶是最基本的忏悔。

多为社会做好事，作贡献，是实际的忏悔。

能把心中的忏悔说出来，表示从善的决心，更是勇敢的举动！

这是我的认识，供交流。

非常赞赏你的这句话：

一个只要神智基本清醒的人，他如果主观上要求忏悔，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那就是说别人的“挑剔”是不起作用的。

本质上说，忏悔是自己想做一个高尚的人的自觉需要，并不是为了任何别的人。而客观的效果，对社会是有利的。

樊思清 2016-04-21 00:39

我有等待重新审判的感觉。

人文茶馆里还有几个被困在科学馆里的，包括叶志江。我是他们最恨最讨厌的人。

您们如此帮我，千万别伤害到您们。

等待到22上午！慢慢等待。

孙怒涛 2016-05-03 12:20

昨天刚到家，在京十几天。

座谈会被叫停，感到很遗憾。但受到了一次亲历的教育，大家记忆深刻。

我刚建了一个新群，打算开网上讨论会，把座谈会进行到底。

我把群公告发给你。

你若对讨论会感兴趣，我邀你入群。

会场形式的座谈会被叫停了，网上讨论会不仅会重现座谈会的实质内容，而且会更深入，更精彩！

我不要人多，不求热闹，但愿认真讨论，深入交流，常有闪光的思想，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启迪。

樊思清 13:10

我愿意参加。

孙怒涛 21:52

可能会有人要你实名。

要是你不愿意实名，我替你挡着。

樊思清 22:04

(1) 有几天观察，先还是不发言。

(2) 又遵守群规，中规中矩。

(1) 和 (2) 满足情况下，您可以为我“先挡着”——理由很充分！——我在旁听受教育。等到我要公开《忏悔书》之时，我们两个说好了，我就勇敢“自揭面具”；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现在的心情：(3) (4)

(3) 我不愿意立刻“实名”，

(4) 我根本不愿意永远“匿名”。

孙怒涛 22:08

我们随时交流。我始终尊重你的意愿。

樊思清 22:18

忏悔实际上已经悄然开始了，已经进行了，而且越过了一个大坎！

樊思清 2016-05-22 04:24

我还在对我要发的文进行审阅。就是这一两天就发出去。发出去之前我提前几个小时告诉你和王嵩梅。刚才刚刚又看改了一遍。

祝好！放心！再见。

孙怒涛 08:49

很赞赏你的认真细心。我知道你十分看重你的这一举动（我也十分看重！）。

我规定讨论会的文章和帖子不得外传，原因之一是作者经过讨论会以后会对自己的文章作进一步修改补充。修改以后才是真正的定稿。

现在每篇文章的讨论时间是2—4天。

你的这篇文章，我会给以充分的讨论时间。

我已通知嵩梅、阎淮、孙耘，他们会守候在网上的。

〔2016—5—23 08:17，樊思清在有百名校友参加的网上讨论会上，实名发表了他的《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编注：见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六七期，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并与校友们互动交流。

他，终于勇敢而坚定地跨出了艰难的关键一步！

此后一年多里，他决定在讨论集里向社会公开发表他的忏悔书，又几易其稿写成了深刻独特的反思文。他不断地突破，提升，超越自己。而这一切，都是在外部大环境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下做到的，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我热烈祝贺樊思清开始了新的人生！

我衷心祝愿他余生平安，阖家幸福！〕

2016·07 初稿

2018·02 定稿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